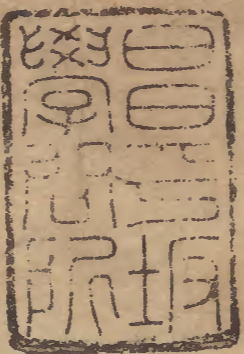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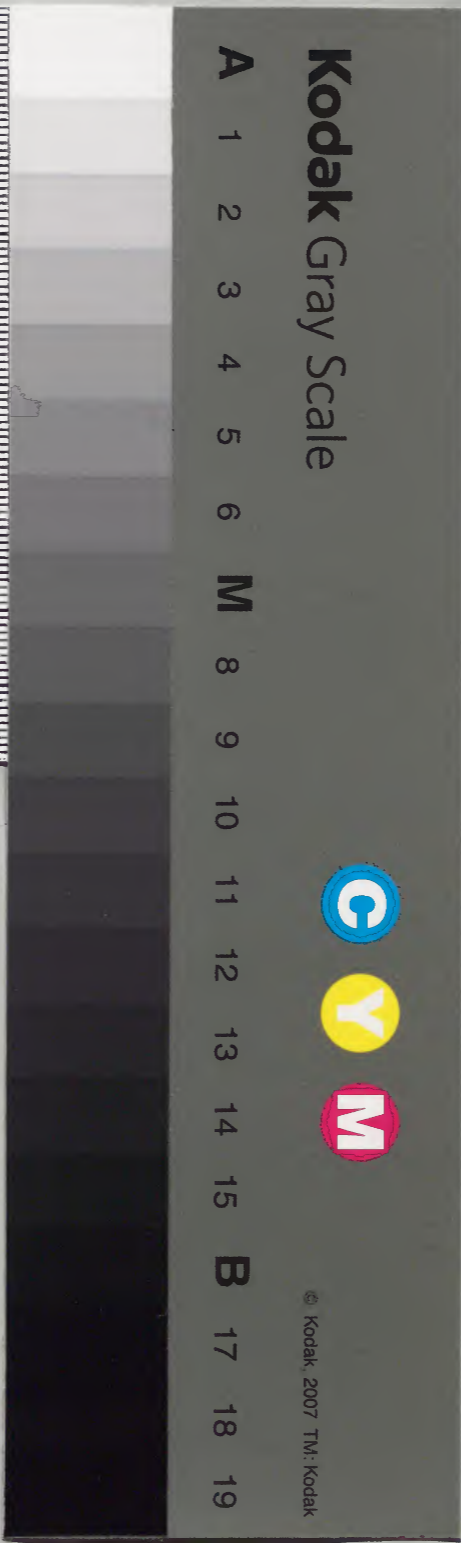
讀書錄 二



漢書門類			
五	二	九	四
函	號	架	冊
一	三	八	

內閣文庫			
五	二	九	四
函	號	架	冊
一	三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94	
冊數	8 (2)		
函號	299	87	



讀書錄卷之二

淺草文庫

孔子所謂易有太極者言陰陽變易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是就氣中指理以示人周子無極而太極言雖無形之中而有至極之理則專以理言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亦兼以氣言矣學者知無者太極之無形有者太極之有理則有無合一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

一端

吉凶者貞勝者也治亂興衰相尋無端氣化之自然也

眼底萬物不出水火木金土萬善不出仁義禮知信
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氣至微至妙中生出來以
至於成形而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至也廣
大堅固

元無虧欠元無止息

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

一念之差心即放纔覺其差而心即正

心存則理見心放則理與我相忘矣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
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
身心事業徒可知矣

人倫明則禮樂興

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
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

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人有斯湏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湏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湏去身。

禮者因天理之自然而品節之以為制也。仁者天理也。人而不仁則天理亡矣。禮何自而立哉。

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見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

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為是在萬物上何者為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程子謂暮月三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切謂為學亦然凡讀聖賢書於其一字一句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也。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為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尋思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天於善惡必有其報但人以淺近之見窺測天道便謂茫昧差爽而不可信如夏商之後皆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雖改姓易物而宗廟血食子孫之封爵皆與時王匹休而不泯非其先世有大德大功于民能如是乎因是以觀魏晉以來以及五胡南北朝楊堅五代之世皆素無功德於天下徒以狙詐兵力竊命一時皆不數傳而子孫無容足之地廟祀遂以絕饗則天於善惡之報豈不明甚矣乎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不可見而五

則因發見者可默識也

咸其輔頰舌人未信不可強以言聒之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脩豫防而德乃進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人譽已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脩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聞人毀已即佛然怒是水不可磯也其小也固矣

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

中庸不可能猶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

程子曰克己最難誠哉斯言也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定而明

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辯其非然粹而王駁而霸之語則甚當其他猶知尊二帝三王之法屢舉以為言以聖學律之固極偏駁在戰國時言之視縱橫之

徒為近醇韓子所以取之者以是歟

荀子為人意必剛復啖戾觀其書其氣象可見果為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知莫先於知人荀子不取孟子子思則是以二子為非賢也使其見用於時有若孟子子思尚不為所取則其所取者又何等邪既無知人之明而欲成治功也難矣

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雖富累千金而心為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

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嘗驗之天下之人雖至富者求無不遂欲無不得自他人觀之不啻足矣自其心察之彼方愈富愈不足計較得失之私日夜汲汲無須臾寧息是曷嘗有泰然之樂邪

實嘗用力於顏子之學則能知顏子之所樂不然但得其樂之之名而未知其樂之實也譬之泰山人皆知其高然必親至其處方知其所以高若聽人傳說說泰山之高而未嘗親至其處則亦臆想而已實未見

其高之實也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况大事乎

中庸不能即化不可為也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皆兼理氣而言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一以貫之
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處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夫子之所謂貫即各
具之太極也

太極即理也合天地萬物之理言之萬物統體一太
極也就天地萬物之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統
體者所以涵夫各具者似合矣而未嘗不分也各具
者所以分夫統體者似分矣而未嘗不合也

太極中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無所不有所謂冲
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無極是虛字正以無
聲無臭明太極之無形耳

天地萬物惟性之一字括盡

思無疆為學思索義理者當深體之蓋義理深遠無
窮苟思慮淺近則不足以造其蘊惟思慮無疆則可
以得高深玄遠之旨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萬理之名雖多不過一性

性之一言足以該眾理

朱子謂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竊意豈獨
孟子七篇哉學者默識而旁通之則雖諸經之所言
皆不外於是理矣

秉心塞淵可以為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數可以為

進學之要

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在乎人

允讀書必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
若心雜氣粗急聲以誦之真村學小兒讀誦閉高聲
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邪

讀書當出己之口入己之耳

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
躁擾褊急粗略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
而不知其味者也烏足以得其妙乎

口念書而心他馳難乎有得矣

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耳目口天下之善由於此而惡亦由於此陰符經所
謂三要也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宋太祖取天下與五代無異然能用趙普之謀收宿
將之柄削藩鎮之勢挈數百年塗炭之生民置諸衽
席之上其功大矣

宋祖取天下之失安天下之功不相揜焉可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何太極是也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

趙普功之首罪之魁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後人開口論天下事若指諸掌然自治空疎作事無本果能有成乎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絕至於

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詩書金卷二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為學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讀書體貼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

皆實理也聖賢豈欺我哉

詩曰至于太王實始剪商朱子論語集註用舊說最是唯如此則與三以天下讓之言相合通攷中金履祥熊禾皆力辯詩人之言謂姑取其王迹之所由始耳秦王實未始有剪商之志若如其說則泰伯三以天下讓之言為不通矣

夫子既稱泰伯三以天下讓則詩人之言為有自太王果無剪商之志則必不稱泰伯三以天下讓

只泰伯之逃便見與太王之志有不合處

使秦王無剪商之志天下無歸周之勢周一侯國耳泰伯之去夫子當稱其三以國讓足矣何至稱其三以天下讓邪以夫子之言證詩人之語則集註尤為確論而通攷金熊之說有不然矣

金氏熊氏辨太王事所以為名教慮其意固美但以夫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之語觀之則當時天下蓋有歸周之漸周之子孫又多賢聖太王亦已逆知天

命人心之微矣故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遂
遜去若如金氏之說詩人皆假設張大之詞則太王
欲傳季歷以及昌之意又何為邪

書言太王肇基王迹詩言實始剪商皆相合
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太極也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
不至則舊習乃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
則無此病矣

志動氣多為理氣動志多為欲

不可以色詞說人

求民而不已者其東野稷之御乎

下學上達如事君事親事長皆人事也能盡事之之
道則仁義之理不外于是所謂上達也以至視聽言
動飲食男女之類皆人事也于是而處之各得其宜
則天理也下學人事形而下之器也上達天理形而
上之道也有是事則有是理有是器則有是道精粗
本末無二致也程子所謂意在言表者在人因人事
而默識天理耳

人皆知夫子為聖而不知夫子所以為聖欲知夫子
所以聖則默契化育之妙有非言語所能及也故曰

知我者其天乎

洗心退藏于密以約失之者鮮矣

循理則事自簡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日之間則前功盡棄故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聞見該博取勝於人吾知其記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是又適所以為心

術之害也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要當擇其是而去其非可也

鄭聲亂雅樂雜書亂聖經

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真所豁雲霧而覩青天也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繼之者善也

曰命曰性曰誠曰道曰理曰太極一也

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於聖賢言理處若天理若人心若性命道德誠善忠恕一貫太極之類要當各隨其旨而知所以異又當旁通其義而知所以同也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于密

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文言曰脩辭以立其誠為學不能立誠皆不能謹言也能謹言斯能立誠謹言之功大矣

一語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易有脩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誠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脩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即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為之亦其性然

公則一私則殊

正則大邪則小

眾人非不視也而聖人則異乎眾人之視眾人非不

聽也而聖人則異乎衆人之聽蓋衆人之視聽徒得其形聲而聖人之視聽則獨得其所以為形聲此聖人聰明睿智卓冠羣倫也歟

四方八面之聲無不聞者竅雖在耳神則在心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心之謂歟

易曰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地之所以大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運鬼神之所以靈是皆理之自然也聖人體道無二與天地合其德矣知周萬物與日月合其明矣動靜以時則

與四時合其序矣屈伸以正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天地也日月也四時也鬼神也聖人也形雖有異而道則無間是皆自然一致夫豈有一毫強合之私哉惟其自然一致是以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意之所為與天無毫忽之差爽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天理所在聖人率而循之無一息之差繆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且不違則人與鬼神之不違者從可知矣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歟
從心所欲不踰矩先天而天弗不違也上律天時後天而奉天時也

◎太極第二圈◎太極陰陽皆具道器合一上以包無極而太極下以包五行男女萬物故朱子於解剥圖意終曰易有太極◎之謂也道器精粗本末此圈盡之

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

目欲視即當思其邪與正耳欲聽即當思其是與非

口欲言即當思其可與否正為是為可為則視之聽之言之邪為非為否為則勿以止之此之謂三要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糅之粗滓也

無極而太極天地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以不雜者言之故曰無極而太極○是也氣質之性以不離者言之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然無極而太極即陰陽中之太極陰陽中太極即無極而太極太極雖不雜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

無極而太極氣未用事故純粹至善而無惡及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善惡分矣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寒寒不生於寒而生於暑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靜不生於靜而生於動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盛衰相根之理微矣

細看萬物皆自冲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得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形如星在天乃氣之精英耳及隕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為石

纔資始即資生無纖毫之間也

天之氣一著地之氣即成形如雪霜雨露天氣也得地則成形矣

雨露霜雪近地方有形若太虛至高則氣愈清而不能凝聚嘗在湖南登山之極高處日色晴霽俯視山下則雲合而雨以此知雨露霜雪之類皆得地氣而成形也

觀陰陽互根之微則知治亂盛衰之端其來遠矣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總敬便粗濇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
不勝其小矣

人外無道道外無人見天人之合一也總有間即非
道矣

動為靜根故父生長女而為姤靜為動根故母孕長
男而為復

造化一歲一番新往者既過則草木之枯落者皆煨
燼糟粕也

萬物之始終雖有遲速不同其理皆然

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知止所包者廣就身言之如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
之止聽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類皆是就物言之如
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
弟之止恭之類皆是蓋止者止於事物當然之則則
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則定靜安慮得相次而見矣
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知止即智者不惑之事

知止則萬理明而心自定矣

不能知止猶迷方之人心搖搖而莫知所之也
知止則能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矣

知止則動靜各當乎理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朱子作濂溪替其曰風月無邊以言乎遠則不禦也

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靜而正也其曰書不盡

言圖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圖書所能盡者

心靜能處事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

則心無不存矣

平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忘者能識之

平旦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胸次超然真所謂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此蓋夜氣澄靜之驗苟一日之

間勿使物欲汨雜而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心

恒存而處事無過不及之差矣

瑄因憶少年時晚間誦書愈數而不能誦至來早即

心志豁然昨晚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之晚間誦

多不能記者氣昏也早間能背誦者氣清也此亦可

驗夜氣之說

因思古來事勢之去有非人力所能及雖聖賢亦無

如之何

理盛則能勝氣氣盛亦能勝理

因思古來治亂盛衰固有因人事得失所致然所以或生賢哲而人事脩或生昏暴而人道乖亦莫非氣運之自然有非人力所能與也

治世之音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則變風變雅盛為人事之得失氣化之盛衰于此可攷矣

亢極之治惟聖人有道以持之使不至於傾如堯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舜則能持其盛舜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禹則能保其治使堯之後無舜舜之後無

禹則鳴條牧野之事不待後世而後見也乃知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當亂不亂者則聖人斡旋造化之功也

偽學之謗正如毀日月者初何損其明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翫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敝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敝者則播告之脩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

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為政以愛人為本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

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

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日入而群動息者氣機闔也日出而羣動作者氣機

闢也一闔一闢至理昭然

人之性與氣有則一時俱有非有先後也

望道未見之心即求道不已之心學者以是自勵則

其進自不能止矣

許魯齋力行之意多

不力行只是學人說話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如中國人學外國人言語學得

雖是自身却只是中國人做得雖是自身却只是庸

眾人

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丑則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

雞亦鳴者陰氣動也是皆天機之自然玄鳥鴻鴈往

來亦如此

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真

聖人之學也

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
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
也

魯齋學徒在當時為名臣則有之得其傳者則未之

聞也

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著眼力以辨其真
是真非不可遽以為先儒成說而悉從其言魯齋謂
其言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蓋謂是也

魯齋厭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處事即求是處格物致知之一端

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
如耳則當格其聰之理目當格其明之理口鼻四肢
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性情
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其健

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忠孝仁敬智信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獸昆虫則當格其各具之理又推而至於聖賢之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各求其義理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然天下之物衆矣豈能遍格而盡識哉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格之不踈以略不密以窮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格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明日又格之無日不格之潛體積翫之久沉思力探之深已格者不敢以為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為難而遂厭如是之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

物而吾心之理則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通也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為一理朱子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可得而識矣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真名言也

學貴乎日新

履端者時之新也為學亦當與時俱新宣德辛亥元日書于辰溪分司

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

其方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
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故作字
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勿起一念之妄誠可存矣

觀經書所載之道即當求吾身固有之道心常存則
因事觸撥有開悟處所謂左右逢原者可見心不存
則與理相忘雖至近至明之理亦無覺無見也
聖賢知覺運動雖不能不以氣而理則為主衆人知
覺運動但氣之所為漫不知理為何物

斯須無序即非禮斯須不和即非樂然不和由於無
序是知禮又樂之本也

如數人在坐尊卑貴賤各得其序自無爭爭失序則
爭矣以是知禮先而樂後

度數所以辨人倫自然之序聲音所以發人倫自然
之和無序不和禮云禮云度數云乎哉樂云樂云聲
音云乎哉

古之樂正人心後之樂蕩人心

古稱唐太宗語及禮樂房杜有愧論者因謂房杜無
制作之才余謂非特房杜有愧蓋太宗有愧也上有

虞舜之德則天敘天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后夔
得以推其序與和形之度數播之聲音而為禮樂太
宗之德果如有虞之盛乎天敘天秩果明而上下和
乎不然雖使伯夷后夔生於其時亦無如禮樂何矣
是又不得為房杜病也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
用之才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
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
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

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
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略是所謂以聖
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
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作詩作文寫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已惟
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歷
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養深則發於文詞者沛然矣有德者必有言是也

明德指此心昭然不昧而言蓋心明則理亦明故朱子釋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明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重在虛靈不昧上具曰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為所謂心統性情者也
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內者必可得未可必者一聽於天必可得者當責之已

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外物之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厭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其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事無小大即求合理

聽言雜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惟聰理氣本不可分先後但語其微顯則着理在氣先其實有則俱有不可以先後論也
理氣決不可分先後

八
讀
書
録
卷
三

三五

文政三卯

文政三卯

